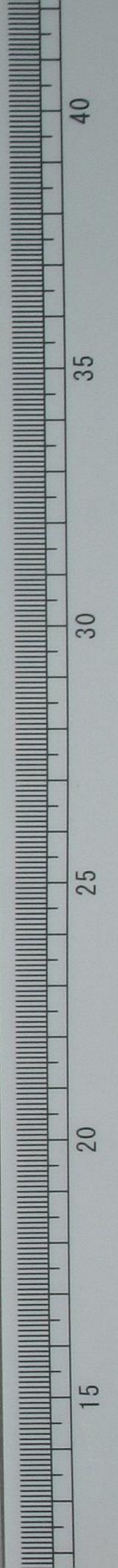


獻替錄

一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81
1



戲
立
白
錄



弁言
 輒近操觚家之誤著日滋月
 繁而大抵不過為名利之弋
 耳其有補於世道人心者幾
 矣門人秋原公寬下帷城北



燭血白雞



弁言 三 輓近操觚家之誤著日滋月
 繁而大抵不過為名利之弋
 耳其有補於世道人心者斯
 矣門人款原公寬下帷城北



教授生徒講誦之暇纂集宗
賢奏劄而加評語裒然成帙
名曰獻替錄其所撰之文辭
不取於華而取於實不於其
奇而於其正蓋欲使觀者考

1881-1

之今古參之時勢瞭然有所
警悟其用意亦勤矣是誠有
裨益於並道人心者固非銜
名謀利者之可以也予讀而
善之乃題詹言於簡端

文久癸亥小春

學齋林昇



蘭堂澤確謹書



邨嘉平謹刻

叙

予嘗讀宋記。至女真驅二帝。遷諸窮荒之野。沒身不肯還。掩卷太息良久。曰。吁。嗟。咄。夷虜之害亦至若此之甚歟。雖永嘉之青衣行酒。不辱於此焉。他邦之事。數百載之下。而閱之史傳之上。尚且髮上皆裂。憤氣沸沸。不能平。俾人欲寸斷。分裂以投諸地。嗚呼。况立其朝事其君。親罹其難者乎。嗚呼。况忠臣義士。有深愛於其君者乎。嗚呼。况講聖賢義理之學。懷天下之大道。理者乎。其必不可堪也。顧其痛心揮涕之間。料敵制虜。有論議發乎血誠。而確不可易者歟。既而得澹菴封事龍川書論讀之。曰。有是哉。此人心之

不得不然者也。雖然當時論議，豈其此而止矣耶？又必有類於此者歟？苟求靖康以降奏議文而讀之，往往皆澹菴龍川之言也。乃又曰：有是哉！此人心之不得不然者也。昔秦人執楚王之父而不還，幽死于秦，楚人痛怨次骨。楚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者必楚也。卒如其言。夫宋之臣子，既不能一釋憾乎虜，憤怨之深，蓋有不可言者。是以其精苦之思，深潛之慮，所言痛切而深中虜情。予嘗竊謂其所言痛切而深中虜情者，設使之不見用乎當時，而獨不可論之乎他日耶？予固有所感慨者也。於是乎輯其先得予心之所同然者而錄之，名曰獻替焉。嗚呼！此古人之所

以獻替於古人者也。雖然予之所以獻替於它日者，亦不過如此爾。

文久二年冬十一月江門荻原裕公寬甫識



凡例

一奏劄人臣沐浴告君之辭也。忠肝義膽熱血所瀝。自有與江湖間家居言語殊者。所告多端。固非一事。斯錄獨錄其係于夷虜者。急先務也。

一斯錄起自宋者。以世近也。近則利害剴切。事情明劃。俾人勃勃興起敵愾之心。且憂於夷者。莫宋明若焉。憂之甚者必慮之切。慮之切者必有得。予錄其切而有得者。而前錄始以呂中丞彈文中夾葉水心士學終以文信國一書者。予編錄微旨也。

一善言虜事者。莫若眉山父子。降而有陳同甫。今概不錄。

--	--	--

以其流傳已久而人人所諳熟也。獨於澹菴封事不能割愛。由其關係尤鉅也。一文有評點。編錄家近例也。一經評點。心目了然。極為佳法。然從前評家。詳於文而略於識。斯錄略於文而詳於識。予所望於同學者識也。非文也。盖有此識。自有此文。一奏劄之作。各有緣由。有年時一見而可知者有矣。不可知者有矣。考諸史傳。旁及諸集。節取而鐫之。題下庶讀者考其時世。察其識見。并論之。他日其亦有深得焉者歟。

獻替錄標目

卷一

呂誨彈王安石狀

司馬光論王安石乞致仕疏

曾鞏救災議 陳東乞起復李綱書

許翰論三鎮不可棄疏

宗澤乞回鑿疏 宗澤乞回鑿疏

卷二

李綱議國是劄子 李綱議巡幸第一劄子

宗澤乞回鑿疏

卷三

胡銓乞斬秦檜等三奸書

朱熹論戰守和三事疏

張浚論東西牽制事宜疏

胡銓十吊十賀疏 陸游論養士氣劄子

卷四

楊萬里千慮策論相上

楊萬里千慮策論相下

楊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

楊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中

楊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下

卷五

葉適夸狄外論一 葉適夷狄外論二

葉適夸狄外論三 葉適夷狄外論四

葉適士學上

卷六

楊萬里進兵制斂散之說疏

楊萬里論邊地置鄉兵疏

楊萬里因灾異陳時事疏

卷七

項安世乞省宮掖疏

辛弃疾美芹防微 華岳乞斬韓侂胄書

真德秀乞定廟謨一群議疏

牟子才進君子小人聚散之說劄子

牟子才請法仁宗用人才劄子

卷八

文天祥上端宗書

獻替錄卷一

後學 荻原裕錄評

呂誨彈王安石狀

神宗即位之明年。王安石參政。士大夫以為得久。誨獨言其奸。乞對。司馬光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久。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遂上是狀。謫鄧州。

臣謹按。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事見安石傳

駁案足以繫見其心術
 鷄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
 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
 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
 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知江寧府於私計安便
 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
 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
 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
 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
 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一員執
 經在前及進說以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不

識上下之儀君臣之令要君取名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
 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
 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公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
 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
 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導誤斷謀殺公事力
 為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外報私
 恩兩制定奪但聞未詳亦皆畏避挾私報怨其事五也安
 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第安國之才
 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
 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

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惟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惟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是非。任性陵轍。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

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管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重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

安石之不可用也。韓富以下。唐介諸人。既先言之。然但曰迂濶耳。未至斥其奸焉。獻可則直斥大奸大詐。至以之少正卯。盧杞此文條條井井。形迹指陳。如用寶鏡照。

妖怪相似寸形亦躲不得可謂先見矣著鞭雖在老蘇後其實相為頡頏○自昔小人之禍常與夷虜相為消長安石出而開釁西羗蔡京用而取辱女真以此及下篇冠於諸疏予編錄之意也

司馬光論王安石乞致仕疏

光在翰苑極言新法之非出知永興乃上是疏時

熙寧四年也

○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復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親黨盤據津要擯排異己占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

公涑水人

觀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
 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
 嘗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
 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臣不知純仁與顛遠
 矣臣承乏內外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觀
 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
 累卵之危臣畏懼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
 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
 書對策指陳其失軾文仲隨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
 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觀安石熒惑陛下以

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
 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
 包羞忍耻尚居永興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
 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
 似嘗受教於君子自占地步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
 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
 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
 所言陛下所謂讒慝者也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
 與范鎮同即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

敢逃

安石嘗云。新法之行。終始為可行者。曾布也。終始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其先見雖若不如。老蘇呂獻可而持論或過之。獻可之將死。公往省。目已瞑。聞公哭聲。再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旃。嗚呼。有獻可之眼識。與司馬公之心腸。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曾鞏救災議

熙寧中。河朔大饑。賑濟失宜。鞏上此議。

臣聞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

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言公家計之利害當今一石一斗六分八合四勺九撮八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當今三斗八升九合五勺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

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以言公私之利害此設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尤○中○後○代○之○弊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餘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

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糶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猶曰無聊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

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以下言賑救之方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它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

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侍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

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欲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

夫民之死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糶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糶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薜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薜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薜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薜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擊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後世賑恤之法。大抵與宋時同。亦所謂聚餓孚之民。與升合之食者。故其弊亦不相異。愚下之情。不意得財。隨手用盡。不知善後。在聚食之中。有絹服者。有肉食者。甚則有與他婦奸淫者。一離賑恤。究竟歸於乞丐剽盜耳。是名為活人。而其實殺人也。此議所陳。惠而不費。便乎公私。通於權宜。○諺云。救災如救焚。救飢如救溺。言賑恤刻不可緩也。雖然。賑恤有限。餓黎無窮。古人處之。亦有多方。趙清獻范文正。歐文忠。工役代賑。朱文公勸富戶納粟授資。具通人情。亦為貸糶。外一時良籌。畫因論荒政。并及之。○防外者先厚內。故錄此議于二疏後。

陳東乞起復李綱書

靖康元年春。金虜圍汴。要割三鎮。太原中軍執畏
 感不敢措異辭。李綱獨奮言戰。金虜為言淵聖懼
 罷綱。東太學生也。與其徒千餘人。伏宣德門上。此
 書。搥壞登聞鼓。號呼動地。軍民不期而集者萬餘
 人。

伏惟在廷之臣。奪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
 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柁之
 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

中。不_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
 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
 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
 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
 疑。莫知所以。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
 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
 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
 邦彥等輩。畧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
 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
 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

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籍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自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定○所○謂○祖○宗○土○地○當○以○死○守○尺○寸○不○可○以○與○人○意○益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棧。

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壯之憂，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字三疊出見李忠定外無一忠臣謂劫寨之事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

學生伏闕爭事，是東漢典故。後代罕聞焉。東能舉之，真是快人文，亦極快夫學者。名教所繫，大議所出，此而爭大事，不得是守間闕事。淳祐間，劉黻率同舍生伏闕彈

陳垓等亦東故事。○小人進而君子退。君子退而夷狄得覲人之國。故以此疏又次之。

許翰論三鎮不可棄疏

金虜既得三鎮之約。撤圍北還。李綱堅執前議。力

爭之。不報。翰乃上此疏。

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與戰。卒將如何而已矣。其

中小利。鈍非大計之所繫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一代

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絀而更揚。

者。大計已定其中也。陛下欲決和議。則臣願陛下取太史

公記。虞卿傳。覽其往復。此往古之鑒也。方今若失三鎮。二

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西不可守。

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

為東晉者。乃有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陷胡貊。使世無王導謝安之才。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割據。猶恐未易為也。借使能為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杯土。則將如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勞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以來。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佞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益張大。復何以敵。不得以太祖言故。凡守和之計。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

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于前奏矣。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南。盜殺元衡。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即位。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必以姚平仲前日之無功。自持其說。臣近問種師道。平仲所以不利者。師道為臣言。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大擾之。使自蹂

卷一
十一

藉而後可乘。又地勢入橫河中。度兵楹橋。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鬪也。臣是以知師道之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将。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辭說。非兵不當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方強。而受之以和。故虜遂退。今議者不鑒開運繼敵之患。而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為國不保。

數年之安。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執庸衆之口
張魏公曰。虜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張尚書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此種議論。要皆從虞卿傳中得來。單刀直入人肺腑中者。予謂方幹。禹不之退。使如李許之言。邀其歸路。痛懲創之。二帝後日。未必取北遷之辱。示弱之禍。古今必歸一轍。○近日英之款。清猶金之款。宋也。狡更甚焉。金則割地要幣。英只有贖戰費一路耳。其實戰費巨萬。終不得贖。於是乎初質其地。故不知者。不以為暴。可惡孰甚焉。

宗澤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徽欽北遷高宗即位南京不復還汴京
澤時尹開封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力乞回鑾前後
上二十餘疏今錄三首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
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
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不成之患遂因水之性
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它皆堯用
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
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

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
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
歸京師云京師是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憂
群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
張邦昌昌為金所立為帝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
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
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
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
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
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

張邦昌等奸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收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下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亦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母一向聽張邦昌奸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恨之至。

回鑿疏前後二十餘通。及復一意首尾擊動。一一皆從血誠聲淚中得來者。○此種文固非著意作之者。而文極簡老筆力矯然與諸葛武侯前後出師並是一副文。

字一副手法一副心腸。作文能事無此其外矣。予於此等文悟老泉風水之說。

宗澤乞回鑾疏

汪伯彥黃潛善勸帝避敵維揚乃上此疏。

伏睹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孟氏留在京師。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言。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思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

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辨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爾示虜以弱。非惟不恤兩河。抑反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

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闢之。請帝自征。卒用成。顧臣庸謬。何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快。意。臣又自期。快。事。直。是。時。勢。如。此。人。心。如。此。實。見。之。言。不。是。張。皇。既已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蹀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耻。然後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

事固有似危非危者。高宗回鑾是也。有若難實易者。忠簡恢復是也。嘗試以人情推之。金虜以異類。一旦蹂人

之國。虐人之主人。情誰不懷念。思報宋固無大失德於天下。特以懦弱取辱耳。故兩河豪盜殺入放火者。亦為忠簡所一鼓盡為義勇。王善輩蓋既有數十百萬期。効死力。果使高宗還京。則復中原。反覆手間耳。使遼金小醜永肆猖厥者。宋主懦弱之所致也。懦弱之禍。究竟與以不仁亡國者。同其歸。噫。可不懼哉。

獻替錄卷一

一 正人君子不辭其勞

二 君子之德風也

三 君子之德水也

四 君子之德雲也

卷一

十一

